

随笔

人啊！你快些走

阮直

上世纪六十年代军旅歌唱家马玉涛有首著名的歌曲《马儿呀，你慢些走》，因为“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马儿走得快，我的眼睛不够用。

如今我总是感到，人在这个时代脚步有点儿慢，总是跟不上科技的发展。那些尖端的技术就不必说了，我们不仅不懂，也不会使用，更不会享用。比如智能机器人、宇宙飞船、人造风洞，是啥原理我都不说，甚至还有无数的科学技术成果都应用了，可我却从没见过。

单说那些与生命息息相关、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天天使用的技术成果，我们虽然掌握了使用、维护它的技术和方法，但却因为人的自身素质与责任心不强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就说我们天天使用的电梯吧，发明它是个难事，可使用它、维护它就不是个复杂的高科技了。一个农民工经过三个月的技术培训就完全可以维护电梯的正常运转。可我们的电梯事故率几乎成了世界之最，没听说哪个国家三天两头发生电梯“咬人”事故的。据业内人士讲，电梯事故都不是电梯的质量问题，就像车祸，都不是汽车惹的祸，而是“人祸”，人嫁祸于车了。在中国电梯市场的份额中，国产电梯仅占三成，七成均为

国外或外资知名品牌，任何一部电梯在设计上都把极端的问题考虑到了。电梯频频发生事故，完全是维修人员没有按照技术要求管理，没有定期维护、按时检查。电梯啥时候不运转了才去维修，维修人员是凭感觉在维护电梯，凡是出事故的电梯，百分之百都是带着故障在运转的。

航空业有个著名的法则则是以德国人帕布·海恩命名的，这是一个关于飞行安全的法则。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海恩法则告诉我们的哲理是：对隐患、苗头、征兆的忽略，是导致意想不到的安全事故发生的罪魁祸首。法则强调两点：一、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二、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

如今我们面临的现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百米决赛，而人的素质是马拉松式的慢跑。管理企业的方法是“大头儿管小头儿”，小头儿再雇些临时工，甚至是采用管家与仆人的方式，完全是人对人的管理，不是制度对人的管理，人就是制定了制度，也不会完全按制度办，只要大致

过得去，大头儿不会找小头儿的麻烦，小头儿也不会按章办事，属下臣服了管理者的管理，活干多干少，干得好坏是第二位的事情。维护电梯的只要经常给他的领导拍拍马屁，一年少维修几次，领导是不会在意的。就像那些开汽车的人，如果没有强制的年检、年审制度，除了换机油谁专门去维修保养过？

我们的文化观念决定着我们对制度的态度，我们的素质左右着我们工作的方式。马路上的红绿灯规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可在咱们这儿就有了“中国式过马路”，有警察的时候按规矩来，没警察的时候，由着性子来了。

出了事故责任不清，没违规的也要承担责任。模糊、差不多、大体上可以、过得去、在混沌的状态下不出大事就可以继续的状态是我们的处事原则。

这样的文化与价值观在农耕时代，在没有具体独立人格与责任人的体制下也无碍大事，但是面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发展安全事故势必频发，这足以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一个特定的阶段，那就是人的素质提升太慢了，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人啊！你快些走吧。

美食天下

日晒夜露酱飘香

吴建国

母亲是一位极为普通的妇女，没有啥文化，但她有一手做西瓜酱的好手艺，让儿时的我们颇感自豪。家里母亲最珍贵的东西，要数那几个大花瓷盆了，搬了几次家，母亲总舍不得把它们搬下。我知道，也正是这几件粗糙的瓷盆晒出的西瓜酱，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拮据的岁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母都在一个国有农场工作，就靠每个月几十元的微薄收入，维持着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在每年西瓜成熟时节，母亲就会把黄豆煮熟熬好，用瓷盆将西瓜和黄豆搅拌在一起，加上以食盐为主的调料，搅拌均匀后用细纱布封住盆口，放到太阳充足的地方开始暴晒，每天搅拌几次，个把月时间几盆西瓜酱就晒成了。待到青黄不接的蔬菜淡季，母亲就把西瓜酱舀出两勺，用油爆炒葱花，添点水和匀放入青红辣椒，在锅中翻炒一下，炒熟的西瓜酱更加鲜美可口，使我们饭量大增。母亲的西瓜酱做得好，且做得多，每当西瓜酱做好时，她总会从酱坛中盛些，送给左邻右舍。时不时地，还有人请她去传授技术，由此母亲还赢得了“晒酱王”的美誉。

母亲说，做西瓜酱说容易也不易，尤其是费功夫。西瓜要完全熟，沙田薄皮西瓜最佳，黄豆无霉烂变质，颗粒饱满。这精挑细选出的黄豆要加工煮熟，火候适宜才能保证黄豆煮熟而不烂，然后捞出控水拌面，上下簸动使每个豆粒均匀滚上白面。接着是捂豆，这个环节更为关键，选择捂豆的地方应温暖而不透风，上盖下铺的东西也很有意思，不然豆子不发酵长不出黏黏的连丝，更不会有褐黄色的菌毛。捂好的豆子还需搓掉豆面上的绒毛，簸去杂质，这既脏又累，干下来母亲总被弄得面目全非。

晒西瓜酱是一个技术活，也是让母亲操心的一件事。按比例将西瓜、豆和作料放入盆内搅拌均匀，放在平房上或开阔的地方让太阳暴晒。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总是选个好晴天，备好一切所需物件，抓住有利时机赶快上好晒上，以免刚晒上的前几天没有太阳暴晒出现变质。每天放在外面晒，晚上也不收起，这样日晒夜露，盆里的酱逐渐变成褐色，越来越稠；露水是夜间遇冷凝结的小水珠，有了露水的润泽，酿出的西瓜酱色泽很是鲜艳。伏天雷阵雨较多，母亲一看天色暗下来，便赶紧往家里赶，急忙把酱盆搬进屋或遮盖住，唯恐遭到雨淋。

那些年，母亲晒的西瓜酱就是我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吃着热馒头蘸着西瓜酱，酱香伴着豆香扑鼻而来，满嘴生香。后来，我和姐姐上学住校，每逢星期天回家返校时，母亲总会为我们装上满满两瓶西瓜酱，让带到学校去吃。在那豆香扑鼻的酱液中，不仅有咸香适口的美味，有我永远也嚼不尽的滋味，更有母亲伏忙忙碌碌的身影和勤俭持家的品行，以及她为全家吃穿操劳的浓浓亲情……

现在母亲已是80多岁高龄的人了，每年仍晒着西瓜酱，只是在我们不让她晒的强烈要求下，晒得特别少而已。她还嘱咐我爱人和家里姊妹：“以后我年龄大了，你们也学学晒西瓜酱，吃起来也方便。”这两年她们虽学着做些，但还是达不到我母亲晒的质量那样好。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西瓜酱虽已不是物质匮乏年代家餐桌上主导菜肴了，可它承载的一个时代的记忆却是抹不掉、回味无穷的。今天的我越来越感到，不起眼的西瓜酱陪伴我度过了那个年代。由此，我也终于理解了晒西瓜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并接纳了它——那坛中存放着的不仅仅是平平常常的西瓜酱，而且还浸泡着母亲的勤劳、俭朴、善良和智慧。

书报

《焦点不太准》

李汶璟

本书由《焦点不太准》《卡帕之路》两部分组成。《焦点不太准》是卡帕的二战回忆录，再现了他随盟军出生入死、转战大西洋、北非、欧洲的经历，文字幽默、痛快，收入卡帕二战中所拍照片百余幅。

《卡帕之路》记录了卡帕四海为家的一生，精选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各个时期的摄影作品百余幅。

《焦点不太准》写就于一九四七年。卡帕大概得了些“老舍”海明威的真传，有很强的讲故事能力。这本回忆录颇用了些小说家的笔法，不恰当当成“实录”来看。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 1913—1954)，原名安德雷·弗里德曼，匈牙利人，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战场不够近。”他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的很多照片已经成为摄影史上的永恒经典。

宅院(外一首)

申庆榜

宅院可人意，葱茏花卉芳。

枝藤墙外绿，硕果园中香。

丽鸟翠间啾，池鱼云上翔。

媪翁楼角处，健身笑声扬。

期望

暮岁怀期望，一诗传四方。

今朝虽盛世，勿忘倭“三光”。

抗日千英烈，忠魂万古芳。

长城筑坚固，何惧有豺狼。



川江瀑水绕清岚(国画) 何常灵



川江瀑水绕清岚(国画) 何常灵

古典

兔儿爷与歇后语

连航

每年中秋节前，全国各地的店铺里都会摆上很多造型可爱、色彩鲜艳的兔儿爷。人们把月宫里的玉兔艺术化、人格化，乃至神化后，用泥巴塑造造成各种不同样式的兔儿爷，后来逐渐演变成儿童玩具，并派生出大量与兔儿爷有关的歇后语。

兔子的眼睛是红色的，兔儿爷又是以传说中嫦娥仙子的玉兔为原型创造的，根据这一特性，就有了“兔儿爷的眼睛——红人(仁)儿”这一既包含常识又妙趣横生的歇后语。

做兔儿爷的原料是泥巴，在民间就流传有“兔儿爷洗澡——瘫啦”“兔儿爷掏耳朵——崴泥”“兔儿爷打架——散摊子”“隔年的兔儿爷——老陈人儿”等歇后语。做泥塑的匠人为了节省原料和减轻兔儿爷的重量，就用胚子将其做成空心的，由此就衍生出了“兔儿爷拍胸口——没心没肺”的歇后语。后来，为了方便儿童玩耍，索性连泥塑的底儿也省去了，所以说“兔儿爷翻个儿——露个窟窿”。

兔儿爷的制作分两部分完成。泥塑兔儿爷成型后并没有耳朵，不过，在耳朵处留有小孔。它的耳朵单独制成，中间夹有铁丝，两部分都做成后，将带有铁丝的耳朵插在泥塑小孔中即可，于是就派生出“兔儿爷折跟头——窝了犄角”的歇后语。

“兔儿爷扛旗——单挑”，说的是背插靠旗造型的兔儿爷。就兔儿爷的造型而言，有坐象(象与祥同音，寓意吉祥如意)，骑虎(虎为百兽之王，寓意事业兴盛)，骑鹿或葫芦(鹿、葫芦与福禄谐音，象征福禄双全)，骑麒麟(出自麒麟吐书，象征学识广博)，各式各样的造型不胜枚举。

此外，还有“兔儿爷满山跑——还是回老窝”“兔儿爷带胡子——冒充老人儿”，等等，生动活泼的歇后语因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妙趣横生，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字游戏。

小说

麻小群种田

赵明宇

开饭店的麻老群苦苦打拼，终于在城里买了房子安了家，他逢人便说终于脱离了黄土地，成了城里人，再也不跟土坷垃打交道了。他打算再过几年让儿子继承父业接管他的饭店做老板。可是儿子麻小群高中毕业后，郑重向他宣布，要回老家去种地。

人向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到城里打工创业，你咋就稀泥糊不上墙呢？祖祖辈辈土里刨食，好不容易进城了，你却往农村跑，我看你是脑袋被门框夹扁了。麻老群呵斥儿子。

村里的年轻人到城里打工了，在建筑工地干一个月，工钱能抵得上二亩地一年的收入。村街上只有几个老人、妇女和孩子。麻小群推开老家大门生锈的锁，扫去屋里的尘土，就去找村干部。

村干部说，村里的土地荒了，正要流转呢，你挨家挨户找他们签合同吧，租金好说。

先租下100亩地，麻小群种了20亩葡萄，30亩向日葵，50亩玉米。人手不够就到邻村雇人，每人一天50块钱，来了一帮子留守妇女。

麻小群的手机响了，是陆小丽打来的。陆小丽说，麻小群你烦不烦人啊？我真的怀疑你哪根神经出了问题。

麻小群嘿嘿笑说，陆小丽，再干几年，我要在向日葵地里和你举行婚礼。

葡萄苗绿茵茵的，爬上了架，玉米叶子在风中摇曳，向日葵金黄的流苏格外喜人。可是天旱无雨，麻小群忙着找人浇地抗旱，葡萄苗又生了病。

麻小群正愁眉苦脸，天空乌云翻滚，大雨倾盆。麻小群高兴了，心想不用浇地了。

可是大雨下起来没完没了，一连几日，田里积了水，叶子开始枯黄发蔫。

麻小群不吃不喝，在屋里睡了三天。有人敲门，他也懒得开。一只软乎乎的小手摸他的额头，他才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陆小丽的笑脸。你咋来了？

我咋不能来？麻小群，你就这样一蹶不振了，你还是麻小群吗？

连载



嵩岳烽火

王登崑

的。登封山区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去掌握武装，迎接“八路军”的到来。

为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朱思端和我专程去白坪。那是一片混乱，群众对国民党散兵恨之人骨，见了就打死扔进废煤窑并里。在马峪川杨树林上边，有一群农村青年，把我们二人当成“十三军”的散兵，要加以杀害，幸好有人是我村的亲戚，才幸免死祸。我们就是这样到白坪找到李鹤林同志，又同他一路去二岚沟找到陈天佑。大家认识一致，决定分头活动，联系地下的同志，统一行动进行工作，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去争取掌握武装。

我家南烟庄是秦子高的势力范围。我和秦子高的关系较好，我是高师学生，在登封的青年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他利用我为他拉拢知识青年，扩大他的势力。我也就利用这点和他来往，对他做争取工作。秦子高向我表示，他要坚决抗日。

上庙庄大都姓徐，离我家5公里，徐姓的有很多学生是同学，和我的关系较好，我就凭这个关系去庙庄，先是找同学宣传抗日，然后通过同学找到徐子洪。我说，您在咱县是很有威望的，大家都希望您能出来带领我们抗击日寇，救国保家。他摆出“长者”的架子说：抗日谈何容易，汤恩伯都被打垮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就能打走日本人？我说，您是看得很清楚的，登封县驻了汤恩伯的第十三军，日本人还没有到，他们就开始奸淫掳掠，不战而溃了。日本人不是打不倒，而是他们根本不打日本人。现在登封城驻的不过几百个日本兵，只要全县人民群众都起来，团结抗日，是可以打败日本鬼子的。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利害，乱闯是要惹祸的。徐子洪是徐姓的权威，姓徐的一些青年学生，不敢和他争论。不过，这次总算摸清了徐子洪的政治态度。

接着，我去王村，找到张老六。张当时拉起了50多条枪，还有从国民党溃军手里搞到

通线，他们要到王村来抢粮杀人呢？他说，日本人要来祸害人，我们当然要自卫。我说，日本人打进还有我们中国，不是来做菩萨，是要灭亡我们中国，是要消灭我们中华民族，他们绝不会允许你们保卫这一小片乡土。

由于亲戚的关系，我们谈得很随便。他说，你还年轻，你们这些学生还没走进社会，还没有处世经验。他这次给我讲了一个很可笑的论据。他说，你们学生戴的徽章，都是三角形的，有三个尖头，就只会乱碰乱顶，你看政府机关的官员，戴的徽章都是圆的，办事就比较圆滑，到处落好不得罪人。我听了不禁大笑说，怪不得现在政府当官的，日本人打到了面前，有的逃跑，有的投降当了汉奸。

张老六这支队伍，是想以自卫保家的名义，保卫他们张家的势力。皮定均支队来后，这支队伍被争取过来，改编为我县独立团第八中队。

就在我们分头活动、了解情况争取掌握武装的时候，郭渊博、李纯如二同志从西安集中营

逃了回来。他们到家第二天就来找我。我看到他们高兴万分，像见到亲人一样。他们被捕时，登封县还有很多地下党员，他们被捕之后，一个也没有出现问题。我们这些党员，特别是箕山周围地区的党员的情况，他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些同志能安全地保存下来，就证明了他们对党的忠诚。他们一回来，我们就亲密地团结在一起。

我把他们被捕之后一年多的情况，特别是日本侵占登封以后，我们地下党员的活动情况，无保留地都给他们讲了。他们对我们的活动也表示赞同。于是，我同他们二人一道去北冶上村找到朱思端同志。在朱思端同志家，我们对秦子高、梁敏之、孙长海、徐子洪、张老六的情况分析后，一致认为秦子高正在扩大队伍的机会可以利用，我们可以打进去，争取掌握武装力量。

登封沦陷后，国民党县长崔棠，跑到白梨坪小洪寨沟，给秦子高委任个大队长。秦正在扩大队伍，由于我和秦子高的关系较好，由我推荐，秦容易接受。

我水峪村找到秦子高，我说，我给你推荐几位能干的人到自卫大队部，他们还可以带些人，我们很高兴地向他们都是谁。我说，郭渊博、李纯如、郭子亮等。他说，这几位我都认识，都是能干的人，但郭渊博、李纯如住过集中营怕影响不好。我说，怕什么，你还不是也住过集中营？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可以。就那样，秦子高是大队长，郭渊博是大队副，李纯如是中队长，郭子亮是文书，我是军需，郭山才、王海松、张治中是传令兵。秦子高的大队部就成为了我们活动的基地。

2.来了八路军 仲秋的一个傍晚，听到八路军过了黄河，到了偃师、伊川一带的消息，大家都兴奋地低声谈论着。这时，刘庄的地下党员郭小才同志忽然来找我。他从夹衣里取出一个纸卷，上面写着：“速到刘庄，有要事商议。”这是郭渊博同志的字迹。刘庄是登封县城东南箕山北麓的一个小山村。我和郭小才同志翻山越岭，很快赶到了刘庄。